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桐江續集卷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孔繼峰

桐江續集卷三十

元　方回　撰

說

離騷胡澹庵一說

離騷之蘊十有九

奇古辯怨閑澹潔雅雄深枯淡豐腴勁正忠直清

指九天以為正兮　奇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古也

就重華而陳詞　辯也　國無人莫我知兮　怨也

聊逍遥以相羊 閒也 和調度以自娱兮 澹也
朝濯髮乎洧盤 潔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 雅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 雄也 何所獨無芳草兮 深也
登閬風而緤馬 枯也 結幽蘭而延佇 淡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 豐也 曰兩美其必合兮 腴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勁也 彼堯舜之耿介兮 正也
阽余身而危死兮 忠也 何桀紂之昌被兮 直也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清也

楚詞之藴十有二

險恠艱窘隱約褊急巧譎豪放

乘日月兮上征　險也　棄雞駭於箱簏　恠也

犯顏色而觸諫兮　艱也　執棠谿以刜蓬兮　窘也

筐澤瀉以豹鞹兮　隱也　頋假簧以舒憂　約也

破荆和以繼築　褊也　孰契契而委棟　急也

仳惟倚於彌楹　巧也　同駑羸與椉駔　譎也

采撚枝於中州　豪也　律魁放乎山間　放也

離騷胡澹庵二說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此淮南叙楚詞之大畧然不及大雅與頌何也或曰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屈原諫不行懷沙自沉非明哲保身之道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楚懷襄疎遠忠直屈原賢且忠以憂死懷襄終以敗亡盛德成功安在哉澹庵胡氏以為或者之言過矣如離騷經淵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嘉橘頌典則淳

深雖告神明可也韓愈論文章氣格以離騷首軻雄之目柳宗元自叙為文亦言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兢令不得與清廟比獨不可有閟泮宮也耶然則淮南之論不及大雅與頌其言疏矣嗚呼不幸不生於仲尼之前不見取於孔氏而列於大雅與頌也

離騷胡澹菴三説

離騷楚詞要皆本乎幽憂而作大抵兩漢文章若司馬犬子犬子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劉子政班孟堅張衡之徒率自

離騷楚詞出荅靈均所著則曰離騷後之依倣而作者則曰楚詞而離騷為至虛谷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論也淮南子得其微旨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此二語指離騷未為不然而澹菴胡公推衍發明謂離騷經淵源帝王之道可以方大雅而嘉橘頌亦不減有駜泮宫斯篤論矣予學詩年五十六七矣讀其說有契於心乃親筆記之

天下夕陽佳詩說

予行天下多矣每登臨髙勝之處惟向西為尤佳而佳景亦多向西錢塘之湧金門豐樂樓金陵之賞心亭武昌之南樓漢陽之秋興亭巴邱之岳陽樓江陵之仲宣樓長沙之定王臺鍾陵之滕王閣無不西向其所以勝絶者在夕陽欲落未落之際其景不可以尋常論也故杜牧之詩曰夕陽無限好白樂天岳陽樓詩曰夕波紅處近長安予於嚴陵寓居得舊扁西齋二隷字因其名賦詩曰偶得西齋字向西開此齋人間詩眼少天下夕

陽佳葢謂天下之佳無過於夕陽惟西向則得之而人間所少者詩家眼耳故不識此景必具詩眼者而後識此句此景也或謂詩中不合用天下字近乎時文老杜詩曰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又曰閬州城南天下稀又曰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又曰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黄山谷詩曰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三分尚可持陳後山詩曰天下寧有此昔聞今見之又曰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又曰若無天下議美惡併

成空又曰一為天下慟不敢愛吾廬洪覺範詩曰妙句麗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陸放翁詩曰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惟有醉差賢又曰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又曰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異才其他用天下事與天下士者不一譬之問天下何物最大而答曰道理最大即今詩意謂天下何物最佳曰夕陽最佳也但恨俗人不具詩眼則不識耳近人常傳詩一句曰天下名山僧占多亦是此意餘不能一一詳錄

姑記諸此以發一笑

滕賓日字說

婺源滕君𡺸之字曰賓日俾同郡方回萬里衍其義回取堯典讀之而嘆曰法始於伏羲成於堯堯之命羲和也雖曰歴象授時之事其所謂寅賓寅餞者乃伏羲先天易離坎之位邵堯夫所謂心法者也天地無光也月星無光也皆以日而為光故離中虛離為日日出於卯而天地之夜於是乎旦萬物捨暗睹明人之一身戴乾

履坤左離右坎豈惟得天地之健順以為心又且得乎離日之明以為心是則乾健坤順離明皆心之全體也坎則以月而受乎日之光與兌震巽艮皆心之一體日之出矣旦氣清明當此時也君子以自昭明德與日而俱新焉堯所謂寅而賓之者外以敬夫日之日而内以敬夫心之日即孔子大象之意即伏羲先天之意也然不止是也晝氣不梏則不與日俱昃夜氣有養則不與日俱晦旦旦而日又出則吾徳之新與之無窮矣君父

切齋先生為宰有令名祖溪齋先生早有聞於朱文公家庭之學世載其聲何假於回之說而回姑竊文公餘論以復於君是為滕賓日字說

鄭播君稷字說

予同郡子程堯希古來言信之貴溪象山精舍生徒鄭子播字君時或怵之曰君字宜避則改字之曰稷翁求字說予攷之書及史記帝舜命官之辭有曰棄黎民阻飢史記作始飢今文尚書作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孔安國訓時為是

鄭玄讀時作詩如此則是字虛詩字實從乎虛之是無義可取從乎詩之實則種詩而已其義亦淺然則是字可改也而君字似不必改昔宣和中禁人臣不得以君主天王為名此衰世小人建明之所為治世不宜循此弊開此端稷者五穀之長帝舜取之以為官名棄者稷之名姬者稷之姓其官曰稷亦曰農師子不窋世為稷官后者諸侯人臣亦得稱為君故曰班瑞羣后曰肆覲東后是也予謂稷字可用稷字之下聯以翁字則未可

翁者老人也古人年五十則字加父鄭子年未五十富於春秋甫為郡學副貳而先自稱翁不若待五十而加父之為當也今子定其字曰君稷古稱謂君公爾汝本無輕重東坡先生為文與可作墨君堂記以竹專此君之稱始有君公爾汝之辨然今人上自官府下至市井稱張公李公張君李君未見其為重朋友至交雖官達亦相爾汝未見其為輕君稷君稷子實字君不必如世俗拘士之好事所避也若夫巖石之號取揚子雲所褒

君家谷口子真躬耕之謂者令子大字書之子不能書大字宜求之他人云

汪蒙元悅心說

理義悅心芻豢悅口烹庖羊牛雞豚以腴其齒頰猶有待於外也一物有一物之則不失其則謂之理一事有一事之宜不失其宜謂之義此人心之所固有非有待於外者也予亡友汪君遠翔之冢子其名頤其字蒙元其讀書之室曰悅心葢謂頤者養也理義之養非芻豢

之謂也然則斯可謂無待於外者矣而且介曹君清父求予說以自壯則無乃猶有待於外乎

汪巽元復心說

予亡友汪君遠翔之季子曰巽元其藏修之所曰復心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葢謂造化以生物為心自一陰生而至於十一月生生之物剥於上而一陽之生意已復於下無終窮之理也聖人觀此一卦取以為修身改過之象然天地無欲故必復人之心有欲故有復有

不復而有迷復之戒遯翁之師曰病翁以此卦初九不遠復為三字符顧吾巽元終身佩之

王一初名字說

古有姓氏名字稱號官爵贈謚之異以別親疎貴賤不相越也史記書黃帝姓公孫又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又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分五帝為有熊高辛高陽陶唐有虞氏又曰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又曰禹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

有夏后氏及斟氏戈氏之類近世鶴山魏文靖公用漢紀著古今攷於高祖書姓劉氏則闢之謂左傳有云因生賜姓分土命氏姓自姓氏自氏馬班乃混而言之葢姓一氏不一魯三桓鄭七穆同姓姬而異氏不通婚姻後世殺雜無辨智為輔婁為劉范睢為張禄項伯為劉纏或冒外姓或祝異姓族譜不分而姓氏亂矣子生三月父名之冠字之名不以日月隱疾山川五世親盡以王父字為氏五十而後字加文春秋書字為褒君前臣

名父前子名鄭子產字子美或不能知以楚通於中國之名與本國之名不同孔子稱弟子皆名弟子稱孔子字孟軻也而字未聞後乃有小名小字漢高祖字季太史公不書名班史書名邦字季註史記者謂季本其名後改名邦史漢顯人多有名無字或史臣追補之斛律金本無名學畫屋而後名金唐房玄齡名喬尉遲敬德名恭各以字行或一名二字陶元亮又字淵明蘇子瞻和仲陳無己履常秦少游太虛張厚之忠甫皆是或字

其臣子房而不為屈或字其父彦輔而不為慢然古庶人無字近世雖執事圂圊者亦有字且以為諱而名字亂矣稱者何趙岐序孟子曰子者男子之通稱此非五等子男之子孔顔曾孟以至老莊荀揚諸子非聖賢不能臻此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朱文公集註引吳氏說謂此不知何謂或夫子嘗言之予謂王侯自稱孤寡不穀禮君天下

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凡例昭然各有攸當自稱貴乎謙相稱貴乎實周天子在而魯哀公稱予一人漢有帝而曹操稱孤厮役稱僕射婢妾稱夫人旁行敷落稱經抱朴聱隅稱子今之人自稱相稱豈不厚誣號者何三皇號皇五帝號帝三王號王唐虞夏商周秦漢由有國之號為有天下之號古之封國其號有萬至戰國而七王僭號後世有年號有尊號有私署之號有寓言之號有荷蓧丈人北山愚公泰有樗里趙

有主父烏有先生微斯文學妾婦則飛燕太真盜賊則綠林長白僧有號道有號里巷有號軍旅有號而近世標榜特多元次山白樂天之號更易不一已謂醉翁又六一居士謂涪翁又山谷道人鉅公名士可也今則巫醫卜祝皆立齋顔庵扁下至負擔之夫亦有之恬不為恠官則唐虞百周三百六十後世九品十八班一命以上皆出朝廷爵則公侯伯子男春秋於其卒皆書公惟楚子僭王臣僭公周之衰有封君如東周君西周君春

平陵嘗君漢大王小侯亦有奉春稷嗣等君胙土食采實有是物乃若贈謚則皆視其生前若功若德而易名錫寵眉山紫陽俱贈太師人無異詞公不及謚而私謚黔婁之康陶令之靖節河汾之文中子横渠明誠中子雖私實公否則雖有九重之命其公實私顧今之或官爵贈謚俱無之而君之公之且動輒相之上朝下市無爾汝交嗚呼風俗之壞至此何時而復淳耶世道之敝至此何時而復古耶松江王君月友名其子曰一初字

其子曰一初號其子又曰一初字同名則似無字號同字則似無號以是操嚴君平之術而聳人之觀聽邇年有陳生者名藏一字藏一號藏一臨川人寓居杭之吳山游諸公間以其名號字之皆一也人頗奇之王君殆以是期其子乎雖然採藥者無姓無名無字終號桐君藥不二價韓伯休返以是知名王君之意非逃名乃立名也歟予欲戲以君之子為三一居士如之何如之何

僧汝舟濟川字說

僧名汝舟字濟川求字說似無可說者今夫刳木為舟成矣舟能自濟乎維楫帆檣舟之諸物具矣舟能自動自飛而濟乎天地之間凡有形皆物也善用之則死物皆活物不遇劒工太阿龍泉死物也不遇醫工參朮薑桂皆死物也以死心為禪心何嘗死悟者死而不死不悟者雖四肢百骸活潑潑亦死也予嘗習佛言摩訶者大也般若者智慧也波羅密者到彼岸也是為濟川之說

家頤孫自觀字說

君子之學於其身無一而不察也手足耳目鼻口爲其一身之所用而口爲甚易震艮之卦中虛外實下動上止象口之頤一言一語出乎此一飲一食入乎此人有血氣則有嗜慾或縱恣放肆而不於此乎察則刑辟生脣吻蠱毒納咽喉一愼不愼節不節之閒利害禍福判焉口爲自養之門心爲自觀之鏡自養之際有正不正自觀之後去其不正存其正此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也此所謂中庸之獨也己獨睹人不睹己獨聞人不聞之時也己事也無與乎他人也以自己之心察自己之中獨復而不遠復者也不然則習矣不察自貽伊戚與自求多福孰得而孰失哉眉山子家子名頤孫字自觀佩乃翁性存先生過庭之教口頤心心頤口所謂自觀者在乎察之而已若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心體具完當自初九靈龜之戒始

## 趙朴翁字說

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孔子遂以梓材名其篇何也梓者天下之良木材者已成之器也樸者木之未成器者也斲者以斧斤削治之而使之成也樸不斲則梓不材梓之材則不可以有樸而無斲必既斲矣則漆之朱之棟清廟柱明堂千門萬户之宫成字書樸亦作朴讀孔子所定書則梓之為材不貴樸而貴斲明矣老子之言道德反是曰見素抱朴曰復歸於朴朴散為器曰道無常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曰化而復作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曰我無欲而民自樸其字四為樸三為朴其義則一也葢老子七言及此皆取譬於未斲之木木不斲則器焉得成此無他孔子用世者也故欲削治之人材而成其器皆可以有用老子欲避世者也故欲天下之人材不必削治而泯其器悉歸於無用由今觀之學孔子者斲章甫縫掖可以修身可以治人學老子者樸星翁羽衣可以養身不可以及人三山趙君良器近浙西廉使參政徐公琰子方為改

字曰朴翁愚欲其如梓材之樸加之以斵而成其器以有用不可捨孔子趨老氏而有朴無斵置是器於無用也猶之玉焉其在石也亦名曰璞不琢不雕雖卞和之玉誰其識之必也玉人加剖鑿淬磨之功而後君子比德學以知道六瑞三采遂成大器君其於此忍袖斵泥之手乎哉

俞伯初復庵詩并説

婺源汪口俞君肇伯初來杭告歸見示新詩十二首不

學晚唐可喜年始三十七學進未艾又求所謂復庵說俾為韻語益知其篤意於學尤可喜余丁卯年踰不惑除學官遭煩言始歸而讀易今三十五載矣試為君誦所聞可乎九月下五陰食上一陽為剥十一月一陽來反於五陰之下為復本謂天道而聖人皆以人事明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繫辭又斷之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予謂猶人行路出門當東誤西數步

而返與數十里而返異矣贊曰陽剛一爻上剥下反居卦之初其復不遠凡占得之有過當知知而速改無或緩而過孰能免速復為急無至於悔斯為元吉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孔子以復之初為顔子之仁而以二下從乎初之仁有仁人在下位而上能屈己尚賢禹拜善言周公吐握是也贊曰初不遠復是為仁人二無五應下比其隣善復如此於皇休哉屏去陰邪吉祥大來人有當覩勿嫌其畀我思仁人屈己下之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伊川以頻為屢橫渠以為顰蹙漢上以為水涯朱文公從伊川贊曰頻失頻復至再至三來之來之幾何弗殆震極不中陰躁而動斯人之心乍操乍縱幸而復也猶勝於迷以其終復亦免顛隮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易千變萬化每卦二五為中中孚卦四陽夾二陰三四為中復卦上五陰六四一爻為中虞翻鄭玄漢上並如此說孔子謂以從道也而不言吉凶朱文公謂獨

與初應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伊川謂柔弱終不克濟恐非贊曰陽上五隂此獨處中下應初陽惟道是從凶耶吉耶聖胡不言於道當復功非所論從道反善無凶之理凡占得之當復而已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敦篤厚坤體也無助無援終以自成可无悔而已横渠謂當剛興柔危之世南軒謂柔而遠於陽贊曰復莫如初二比四應下仁從道各反其正五德尊位處坤之中篤厚自將亦成復功柔遠

於剛僅可无悔咎於二四聖以垂戒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子謂迷復反君道舉其大者言之人君治國之道無他復善而已凡人皆然朱文公謂此是極不好底爻十年五年三年七月八月三月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贊曰君長之道莫大於復迷復不知有如上六天災人禍師敗君凶無一而可事極途窮十年弗征舉數之極一敗塗地符堅王邑三陳九卦

又曰復德之本也復小而辨於物復以自知此三句小而辨於物尤為精奥學者於六爻三陳之句及全卦彖辭熟玩復理臨事應物於此心方動之初喜怒哀樂欲發未發之際必辨之貴乎早辨毋遂非毋貳過則以亞聖配享大成至不難矣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宜相與勉之

皇甫師曾元魯字説

學力有餘天資不足參也魯於一貫之旨無所疑而諾

學力不足天資有餘賜也達於一貫之旨有所待而覺
此皇甫之命名所以不敢師端木而師曾也字曰元魯
家本南京從濮寓杭授徒為業事親至孝年二十二俾
婺源趙山長然明求字說忠為一恕為貫宜已知之雖
然曾可師也魯者氣質之性不可師也師曾宜如何論
孟諸經所載曾子言行及漢書藝文志隋志唐志世所
傳曾子或二卷或十八篇如晁公武讀書志所攷者皆
有可師近績溪汪漕元刊行曾子子思二書予家亦有

此本但非漢志的本然則參也竟以魯得之又當深味伊川先生之說或問畢竟如何謂之魯曰惟其魯所以能三省惟其三省所以能一唯曰謀忠曰交信曰傳習天資有餘者不屑於此學者宜知學力之所以然哉

天竺僧道成性存字說

天地之性人為貴何以貴性善也而或曰有性不善何也有天地之性不能無氣質之性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返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

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千古氣性不分至二先生一曰而決伏羲六奇畫乾六偶畫坤天地之性具兹二卦堯舜禹執中之傳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氣質之性也道心天地之性也有心之名而未有性之名商湯曰若有恒性為第一性字之始伊尹曰習與性成為第二周召康公曰俾爾彌爾性為第三至孔子言性始大備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周易各正性命是也至子思言性又大備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皆是也至孟子

而後言性愈益大備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七篇皆是也告子不識性公都子不識性楊朱墨翟不識性荀卿不識性揚雄不識性指氣質董仲舒性者生之質涉乎氣退之五常是矣而三品之分涉乎氣佛曰作用是性在乎執捉在乎運奔第言其形之運未判是非涉乎氣天紹絶學周二程張邵言性始精而陳了翁胡康侯胡五峯郭白雲諸人又小差朱文公張宣公繼作其言性一毫無遺憾矣勉齋黄氏釋之詳矣所以答李貫之李

公晦者至矣性即理也理即道也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本然之性人皆得之成性也存存者存之而不已也彼朝存之而暮亡之暮存之而朝亡之非存存之謂也杭上天竺僧道成字性存請以是葛藤為説

潘友文渙字説

武夷潘君早中童子科今年已成人回同年乙科進士陳此竹天應建寧鄉前輩引之來見其名易風行水上之卦也其字曰友文就求字説此竹年七十二不為其

說而遜令七十八之方回為之鄉飲酒禮先長者不敢辭文者何文也尭聰明文思舜濬哲文明紀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為文孔子曰文不在兹乎此皆聖人之文未易及也要之文經天緯地包周官六徳六行六藝於其中君取風行水上渙然成文之義則自老泉蘇公之說始老泉之說不過指後世文士之文取其自然者而言君於斯不敢自以為渙然成文而謙其辭曰友文則又卑以自牧之意天下之善士皆當以文來納交於君矣

回甚敬之甚慕之亦豈可不少勖之人生十年曰幼學中童子科賴資質之力也二十曰弱冠君今年二十一則不可無學問之力回嘗以易卦數之蒙為第四卦謙為第十五卦童蒙之求君策勲矣蒙至謙十一卦君之齒自蒙至謙亦十一年宜知艮下坤上所以然之故而屈己以友四海之文六爻皆吉謙亨有終不可一毫自矜大也回冒獻此文則亦足以為君之友矣夫

柴性初道存説

易繫有云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前太學上舍三衢靜德柴氏一桂名其次子曰性初字道存文公釋之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又曰成性本成之性也回謂窮理循理四字極精性初者賢愚同一初也靜德之祖潛心先生清江使君乃龜山先生高弟逸平先生徐公誠叟存之門人與羅仲素諸公交柴氏世守龜山之學與紫陽同一源流人而欲完其性

之初捨窮理循理何以哉

四子名字說

長存心字中全心之全體能存則能全矣今年三十二

次正心字中立此大學正心之正非孟子勿正之正兩

字異義正也者敬以直內而已能正則能立矣今年二

十九

次高心字中尚范文正公謂嚴子陵不事王侯高

尚其志又曰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又曰先生之風

山高水長生於嚴陵故取此義以為百六知縣先兄後

出繼已十年今年十六次明心字中虛易離明也離中虛心體也今年十一

郝氏三子樞機權名字説

昭穆定世繫史法也名字取義理師法也故知郢州兼管内安撫使郝公諱鎮命子名從水傍金生水也第三子名彦澤字潤甫名其三子曰樞曰機曰權從木傍水生木也此所謂昭穆定世繫也樞户牡也機弩牙也權秤錘也皆器物也一器有一義一物有一理植中樞周

無隅北辰為天之樞一日一夜天運周而不爽人心亦有是樞不止於戶也樞之字可曰子周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凡可以發動而利於用者皆謂之機不密則害成人心亦有是機不止於弩也機之字可曰子密巽以行權又曰巽稱而隱註易者謂反經而合乎道又以稱為稱揚而作平聲皆非也合道則不反經稱乃古之稱字合從去聲惟朱文公以為旣能稱量又能隱伏不露形迹則得巽順之道可以行權人心亦莫不有是權

也又何止於稱哉權之字可曰子巽此三者所謂名字取義理也史法一史官可為師法非知道之士不能為樞以運大事機以發大事權以平大事未有不敬謹而後可者也故曰周曰容曰巽皆古先師之言云耳尚敬謹之哉

石氏四子名字說

天下之物寶莫貴於玉而玉之所出皆生於石空青丹砂雲母水晶琉黄鍾乳金銀銅鐵錫鉛汞皆石産而玉

為冠祀天地日月用之祀宗廟山川用之朝覲㑹同聘問用之人見其為成器之玉而不思夫孕精育粹非石無以為玉之胎也石姓始於左傳石碏前行省郎中石公國瑞有四子當冠命方回名而字之輒取石中生玉之義次序其說玉之為物貴矣尤莫貴於手之所執古圭字今從珪周禮天子搢大圭執鎮圭公執桓圭長子小名引源欲名曰石珪字桓玉執此圭者王之上公桓桓謂琢其玉以雙植為文宫室兩柱之象前朝有相王

禹玉亦名珪相人可為也禮記笏天子以球玉注美玉也又曰天子搢珽注笏也次子元源欲名曰石球字珽玉玉珽用球玉其字從玉傍廷異日得近人主猶玉笏歟周禮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蓋琬圭之首圓其象仁第三子慶源欲名曰石琬字德玉為諸侯受德賞何不可者禮琰圭以易行以除慝亦王使之瑞節琰圭者判圭頭之規而方之其象義諸侯有不義者王命使持琰圭

之節執之今之風憲將帥近之第四子善源欲名曰石琰字方玉浙西道廉訪徐公琰字子方是也征伐擊搏以是期之雖然生玉者石也玉之成器則有待於玉工碾之以機鐵礲之以水沙非一朝一夕而後登纅藉故曰人不學不知道四子妙年進學予欲玉汝於成凡經傳玉字皆實惟此一玉字虛而有味故引之

三孫名字說

我先祖朝議三府君生先君兄弟五人先君經幹通判

居長皆從玉傍命名先君登嘉定甲戌上舍第實始大方氏之門不肖孤歸自廣東封州用先君所命小名不敢改幸竊世科亦生子五人皆從心上命名令長子存心有子曰守孫次子正心有子曰燕孫第三子高心以為先叔父貢元九府君位先堂兄知縣百六府君後歲丁酉七月四日舉男來求名予年七十一見第三孫亦一幸也使乃命各從玉下為名心傍為字物莫貴於玉自玉其身可也人莫靈於心心無愧於中可也守孫名

曰玉韞字惟深燕孫名曰玉成字惟溫新生第三孫名曰玉振字惟清幼則且呼玉孫長而後用雙名及字祖父之業勿替引之

贈邵山甫學說

學所以盡夫固有之性也盡性在窮理窮理在致知致知之要莫切於讀書天下之書多矣今之所存九經及左公穀儀禮先讀注次讀疏帝王聖賢體用具備此乃學者之律令格式近世諸儒解說即又所以申述律令

格式之意者也參伍以考之左右以覈之至於旁通貽
合而後無疑其有疑者幸而復得周張二程邵康節謝
上蔡楊龜山胡文定公父子朱文公張南軒吕東萊以
發明於其後學者壹是以此為主而用以是非取舍守
子史集之所云則胷中先有一定之權衡而訣閒淺見
邪説異端不足為吾惑矣是故經約也注疏博也若子
若史若集亦窮日夜之力讀而攬其大綱博也其主則
在乎經之大旨與夫諸大老先儒之已斷而不可易者

約也類書韻書稗官書博之助也學之入門則近思錄與真西山讀書甲記約之又約者也約而博博而約日進不已著見菁華發露光怪則文與詩皆是也古人以為能言之類蓋言而至於能則異於不能耳古之經皆文也皆詩也後世下筆未易及經則分為兩途文自先秦西漢而後始有韓昌黎次則柳子厚又其後有歐曾蘇詩自離騷降為蘇李而建安四子晉宋間至唐參以律體其極致莫如杜少陵若陳子昂李太白韋柳皆其

尤宋則歐梅黄陳過江則吕居仁陳去非至乾淳猶有數人今之學者必也所得既飽而後於此用力取其文若詩倣之初如書字摹臨古帖至其熟則不必摹臨而似之矣若如近日江湖言古文止於水心言律詩止於四靈許渾又其實姑以藉口藉手未嘗深造其域者識者所甚不取也葢何特此言典故止於杜佑通典言治亂止於資治通鑑言性理止於四書語錄然亦未必淹貫通洽也其於經若注疏無不涉然若望洋則世之為

士而言學者豈非欺父兄誑朋友且自欺自誑其身世
自喪其固有之性而至於泯無所聞也哉又有一說學
所以必本於經者益以佛老之說亂天下之能言者久矣
濂洛之緒既明楊墨之波已涸能言之士惟昌黎韓子
歐陽子南豐曾子之學一出於經餘不無瓌異之貲魁
傑之彥迷竺黨眀没溺鬼道混深衣田衣羽衣而為一
亦宜引而避之然則其惟朱文公所學為不可及乎孟
子而後惟茲一人而其餘事文與詩凡翰墨一句一字

無不造深詣極今之學者捨是不以為準而馳畀騖近不亦徒勞矣乎嚴陵邵君䂬山甫迺祖精通禮易擢第通籍至會稽宰不食其德詒後之人察山甫氣貌當遠大小子二十許歲故書予平生所學本末以贈之其亦以轉語夫郡之可與語者焉

故家名閥說贈滕賔日

孟子喜言故家晉裂為南北世尚王謝崔盧名閥而近人忽之予戊子春夏間偶至吾州之婺源故帥參告院

溪齋滕先生之孫㬂字賔日來訪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可不記溪齋字德粹曁弟字德章皆入學登第並朱文公門人其父行有愷登第信州司户曰溪堂其姪行有武子入學登第不及禄曰萬菊天下所共知溪齋事迹有墓誌所不書者盖凡兩薦於鄉皆書魁皆第四人其禮部試破句則子一人以惲滿場皆曰慰人君欲為之心是時壽皇無恙慰人君三字考官病之最後得溪齋卷獨曰遂人君欲為之心乃為經魁初衆議擢為都

魁知舉某人欲自位置前三人故屈焉此聞所未聞也
溪齋年八十寶慶三年丁亥自福建帥幕告老以紹定
元年戊子卒西山真先生景元為墓誌鶴山魏先生萃
父篆額焉蒙齋袁先生廣微書今獲觀蒙齋親筆比率
更書微有鋒芒劉後村潛夫送溪齋歸老詩二首親筆
甚楷妙年所作其後一首有云他山開藥竈某水撈魚
船者刊本删之戴石屏式之親筆晦翁亭詩有云故鄉
風俗應如舊前輩風流尚可傳字獨肥語亦平正賔日

謂石屏一短小老子今江湖間亦罕有此詩人賔日之
先大父乃溪齋之第三子曰切齋仕至饒之傍縣宰名
與予祖名同湯東澗伯紀記文親筆亦可觀今斯人亦
不可作矣此見所未見者也予三十年識溪齋第四子
賔日之叔父堂長鈞今老矣獲識溪齋長子之孫瓊第
二子之子岵又獲識賔日韻骨清聳詩律妥穩議論學
問文獻典刑可仰也昨於談次俾予為賔日字說旅寓
殊未暇究思故書其所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歸之

以見夫故家名閥之不可忽如此亦以表予之意所以景慕欽羡乎先正大老之門者不敢自同乎流俗而莫之别也

俞好問字説

雪之敢村俞君名裕字好問以好問則裕對自用則小而言書仲虺之誥云爾裕德有餘也小德不足也一事一物一義一理有所不知不求於師不取於友而自以為能自以為智謬妄訛舛為害甚大豈止於小德不足

而已哉信矣乎好問之勝於不問也好問者不一問也子入大廟每事問孔文子不恥下問易九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其問甚多則所得愈富所得既富則所以蓄其德者充斥盈溢問之有益於人也如此故曰裕然問也者求所以知所不知也既知之後法當若何曰行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譬之路未知何者豈可不問於人問而知之豈可不行問燕路而知燕路當北行而至於燕問粵路而知粵路當南行而至於粵問而不行如

不問也行而不至如不行也孔門弟子無不好問惟顔子鑽堅仰髙行之而至宰予之寢則知而不行冉求之畫則行而不至此顔子所以首徳行之科也近世大儒教人必曰知行雙進俞君勉之顔何人哉睎之則是

李師善復初字説

近世大儒釋論語第一章之第一字曰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今參知政事張公可與之婿李君

名師善字復初其所以名書所謂主善為師是也其所以字朱文公所釋三十五字是也可以為師人效於我不可無師我效乎人所謂學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篇學有效音字亦作效韻書效訓為象斅訓為教為彼之師之謂教彼以我為師之謂象故曰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此李君命名之義也必師乎人之善則足以明乎天理之善而去人欲之不善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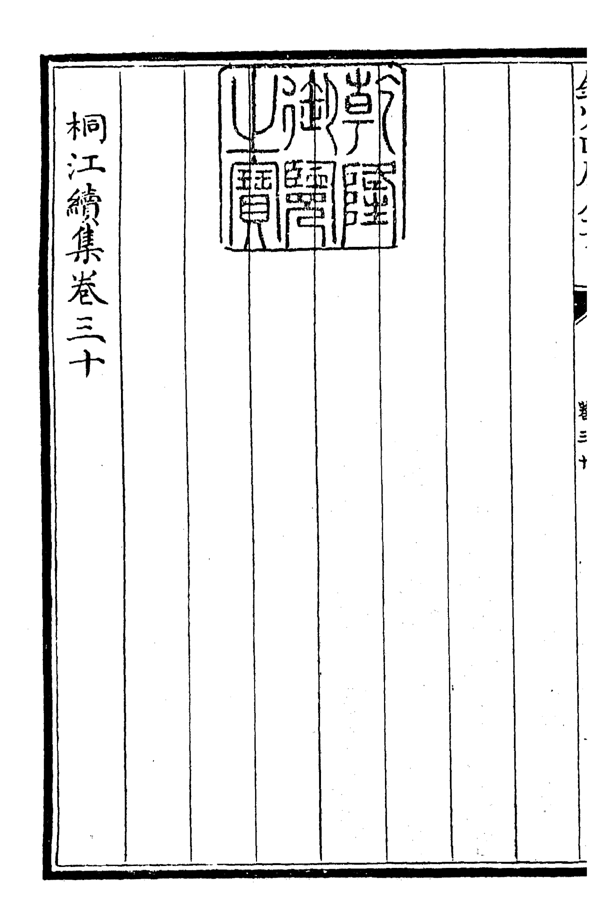
之本性復矣曰復初者復乎天命之性也天降衷而人秉彝其初豈有絲毫之不善哉此李君命字之義也覺有先後師善為難性無不善復初為難抑易有復卦初九不逺復聖人以修身許顔子之仁六二休復吉聖人以其下從於初爻之仁而取之此之所謂復於初與李君之復其初不同然初為仁而仁下之則師善之意未嘗不同此又别一說也因為序之

三山林君名字齋說

吾友三山林君名德載字敬輿易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君之所以名也坤六二文言曰敬以直內說卦曰坤為大輿君之所以字也至厚而載萬物者莫如地而君子不過一眇然之身以其德之厚配夫地之厚地有形而德無形地之所載有物之可見也德之所載不知其何物也曰君子出而負荷天下之重任國家朝廷宗廟社稷民庶生靈九垓八紘五岳四瀆常危而不安此其所載之物也而其所以載之者曰德不徒曰

德而又曰厚德然要其德無可量度方寸之中一敬而已矣有形之載地為輿無形之載德為輿地之載不能載地外之物君子之輿載天地一敬而已矣伊洛言敬曰主一曰無適聖人之極功也予將從其門徑之易入者求之坤第三畫陰變為陽艮下坤上謂之地中有山謙地大於山山小於地而山高於地地卑於山以大下小謙之義也伯益曰謙受益此善言伏羲先天之易也孔子言益謙流謙福謙好謙而又贊六爻無不吉此善

言文王周公後天之易也其義葢取地大於山而能下於山君子體之為遜為讓為不伐為不矜為不自滿假而名曰謙不過一敬而已矣載物以德修德以敬敬自謙入愈謙愈益愈積愈厚故子又以謙益名君之齋而别為之記矣世之人以謙為可忽謙者少而盈者多故自滿之士雖載小物不勝任君涵純毓粹蹈中履和由謙入敬由敬進德異時以其身為天下國家之輿豈易量哉




桐江續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桐江續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留序洙

桐江續集卷三十一

元 方回 撰

序

後樂集序

三代而下宇宙有離合之異人才之消長亦於是判焉周之季也離為戰國至漢而復合故漢初人才與七國不同漢之季也離為三國兩晉南北至唐而復合故唐初人才與齊梁陳隋不同且如五代之亂極矣汴梁一

旦混一則人才亦與八姓十三君時不同然合之愈久則人才又與始合之初大不同蕭曹韓彭房杜英衛經濟之相戰鬬之將固甚盛矣猶未也漢至文帝始有賈誼唐至高宗始有陳子昂汴梁至慶歴始有范希文痛哭流涕之疏過秦之論在董仲舒之先感興之詩在李杜之先服中所上萬言書在歐陽永叔之先學問得聖賢之緒而文章革衰世之風各為一代宗主自此三人者始今日之天下合亦久矣將相豪傑志於功名之士

為不少考論道德學問文章之士僅得數人而老山張公其一焉比獲讀公近集名曰後樂豈非有志於范希文之所為乎蓋賈陳范三鉅公所論著皆憂天下之言而公所作亦多憂天下之言雲南西夏遼東人所憚往公寧輕其軀不輕其官故舊死喪戚嗟悲慨弔襄暨孤屢形諷詠其忠襟義槩若此天下之憂人所不憂則吾先之天下之樂人所欲樂則吾後之此公之大志也詩格律高步驟闊骨骼崢嶸神采飛動學問文章追前修

而開後學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公燕人名雲鵬字鵬飛嘗為監察御史察訪外臺彈治大吏風采尤籍籍云

夏推官仁玉談星詩序

古之知星者觀天象而知人事所係甚大故巫咸甘石之占至晉隋書天文志而備以李淳風為之也至天象新書而大備以奎運方隆諸館閣老儒為之也今之知星者民間有三辰通載之書日月五星七曜之外又有

所謂紫孛羅計無象之四曜總為十一曜以推人命貴賤吉凶而已其學出於里巷至為微瑣故褒博者或羞之漢太史公有言文史星歴卜祝技藝上以倡優畜之近制挈壺保章靈臺之職異其官稱不與士流齒夫觀天象知人事所係甚大者其待之猶僅如此則以十一曜推人命貴賤吉凶至為微瑣者又將如何此所以挾星術而遨公卿之門動輒有刖趾絶弦之嘆非歟雖然果儒者也要自與常人異高辛重黎放勲羲和其來久

矣如司馬遷八書天官止其一耳其博物洽聞非申須裨竈梓慎卜偃子韋史墨之徒可得並也柯山夏君仁玉瑞卿本里選佳士其鄉先達徑畈徐公甲辰省魁書時文能亹亹誦之前後場屋經賦魁作亦皆能品藻其然否早題鴈塔可齒鵷行而不得已以星術鳴故予贈之詩曰舊業三元賦新功百中經謂其術乃儒者之術非日者之術也予嘗為之説曰江湖間人一藝足以自養使胷中無古今筆下不能五七千百則雖真草逼王鍾

謂之書傭丹青妙顧陸謂之畫史瑞卿知星乃今之季主君平非索隱太玄之君子其何足以知之南北名人詩存其佳者為之序

送余希則詩序已見徐徑畈太極講義跋

拄笏亭詩序

古笏有玉象魚須竹本之異人臣於君前以備指畫又以記事進而數之退而行之懼其有所遺忘而實又以肅手容也晉宋以來謂之手版王子猷不顧府公料理

之間以此拄頰直視西山謂朝來致有爽氣高懷雅趣不在於區區名位升沈得喪之間而在乎泉石之濵林樾之下煙霞猿鳥之外斯人也豈可以典午氏清談者流少之哉燕玉泉山之南十里金水河前翰林直學士兵部郎中羅君漢臣家焉昔者年未四十上鑾坡直蘭省去要路可一武耳乃作亭於家以望燕之西山名曰拄笏退食之暇必相羊乎是而有去官之心既而果棄其官十餘年不復調令夫有官君子之身秉之以軒輿

戴之以冕弁束之以紳帶佩之以印章華之以組綬亦榮矣導之以旌棨呵之以甲卒擁之以騎吏手之笏其榮身之一物也庸人淺夫傍觀乎貴公顯卿之備是物者則必咨嗟羡慕以為榮而不知宦海名途波濤險阻出於不測亦坐是數物者以致之當是時欲去數物而不可得不啻若徽纆桎梏之纏其身也何榮之有故有叩天子之庭曰還陛下此笏者有作為韻語曰抽手版還丞相者漢臣其有見於此非歟雖然無長往之理古

之去國者賜玦即去子環而還使可以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漢臣焉得辭是亭也前衆知政事左山商公孟卿書扁中原詩人題者多矣紫陽山人為之序

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其生也有位於時而無以及乎人庸人甘之君子恥焉其歿也無足以利其子孫而有可以傳於世惟君子能之庸人不能也予友陸公太初登寶祐四年進士第當

開慶景定咸淳德祐之間六任選僚改官一作縣兩遷
京局以死勤事僅得一外府丞時則前丁後賈濁亂天
下戚宦䝱御之所盤據工技胥隷之所依憑無功之庸
將不才之狎客狙獪妾婢之執政侍從臺諫權熏勢膠
相視自都而材碩俊茂如太初曾不得一齒朝紳之後
此於太初無足憾者太初之歿今九年矣田廬苟完孀
孤孑立予訪其家得曉山烏衣圻南二集及曉山零藁
詩凡七百八首每讀之未嘗不泫然泣下不知其丹鉛

幾車塗乙幾紙而後有以納於中也不知其嘔心幾晨搔首幾夕而後有以吐於外也不知其口幾吟哦手幾詮擇初去什七後去什八而後有以存之至今也錢塘湖山金陵臺閣故里荒墟先疇野坡古寺脩竹敗驛寒燈昔也予與太初幾倡幾酬意者當相與老於紫陽烏聊之下而太初遽忍捨我去乎太初詩刻苦深切氣凌物表而凍磵枯槎霽宇孤籟務為擎斂予浩汗放肆終身媿之嗚呼太初不可得而見矣無位於時不足悲有

可傳於世猶足幸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遂初石湖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則永嘉四靈上饒二泉嬾庵南塘二趙為有聲又過是則惟有一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海內詩人如太初與子良不為少而無前輩大老如歐蘇者立斯文之幟以表倡之則世道之晦而非吾徒之羞也曉山者太初書室之扁烏衣圻南者兩都仕邸之所寓故以名集佳章竒句摘一二書於左方蓋將以勸後學而亦非故人之私誼云

## 李君章虛舟亭詩序

古之作者以義制器後之述者或以器明義或以器取義姑以舟言之聖人始作舟檝木上水下其義蓋取諸易之渙此制器者之初事也義者理也理無形而為物之體器者物也物有形而為理之用故善言義理者必於器物有稽焉中孚之卦下澤上木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此孔子以器明義也四畫外實二畫中虛舟之中必虛舟之外必實故可以濟巽上為順兌下為說上順下

說必濟之道也然其所謂利涉者豈止於踰江越河而已哉濟天下國家之險難者容之以虛輔之以實上與下順下與上說亦如斯而已中孚之虛舟非果有舟也乃若莊子山木外篇則有虛船觸舟之說一舟方濟於河而一舟衝突以來非有使之者也彼空空無人適然相值故舟之方濟者不以怒夫舟之來觸者寓言以虛舟取義欲夫人虛已以遊於世亦非果有所謂舟也予友張受益言其友李君章為亭於寓屋扁曰虛舟其有

取於孔子之虚舟乎抑有取於莊子之虚舟乎士大夫競為歌詩以美之從孔乎從莊乎然則器一也而義不同書之作舟行舟詩之柏舟楊舟舟同也而義則異湯之盤武王之席自常人觀之一溧器耳一寢器耳盤銘曰日日新則有進德之義焉銘席曰恭則壽則有謹獨之義焉至於觴豆几杖莫不然今之為居處燕休之所者能言之類相與為比興體以發其名義亦猶是也君章之為是亭顧有二義出而用世則當如中孚之虚舟

以拯物處而避世則當如山木之虚舟以善身諸爲是題詠者又不止於此二義有頌焉有規焉俱虚受之可也君章博習好修負才名其不處而出也必矣斯舟也受益其相與維楫之

俞鑑山月相士詩序

相人之法莫精於孔孟人焉廋哉孔子兩言之孟子申言之曰視曰觀曰察孔子有三法曰聽曰觀孟子有二法令之相人者能之乎相形最多端堯眉八彩或曲眉

或長眉相眉也舜項羽皆重瞳子或方瞳或蓬目或豕視相眼也漢祖隆準或鼻如截筒或鼻有邱山相鼻也老子耳竅容麥或耳有毫或耳白於面相耳也越王烏喙或口容拳或口角朝天相口也齒如編貝唇如激丹相齒唇也胷有三壬背有六甲相胷背也仙有籙骨佛有鎖子骨相骨也膚如凝脂肌若冰雪相膚也或鬚髯如戟或黄鬚必大竒相髭髯也或身有竒毛或髮下垂至地相毛髮也顴頬頣頞頭項手足音聲行步睡卧起

止誌黶文理涕咳遠近爪甲修短皴牝便溲莫不有法而相氣色為尤難其説出於素問氣有病不病在内色有佳不佳在外㑹黄池者肉食而色墨有内憂也望八公山草木者憮然有懼色氣内喪也故五色之中黄為最吉病人之黄有穀氣也凡黄而又明皆喜氣也雖然此所以相貴賤憂喜凶吉也孔孟之言乃相君子小人之道也山月俞君鑑舊精數學今改専許負之學舊説裴晉公相法本不貴以蕭寺孫女玉器事有隂德遂

至将相則今之相人者又豈可執一定不易之法哉孔孟之法以為君子小人之權衡者又豈可不少知贈君詩者各有其説是為序

孟衡湖詩集序

延平祝公輔自上饒過予武林言郡太守孟侯之賢所賦詩出諸生爭傳抄僉議梓行之便舊歲甲午春侯迎親如雲相遇湖上平生凡三見矣侯日誦所作而予筆之既又得侯近藳與一見再見時大異慨然嘆曰陶士

行石勒所畏有孫淵明謝幼度破苻堅有孫靈運侯家
忠襄公前甲午夾攻懸瓠滅之亦有孫能詩與陶謝家
而三焉武則極天下之武文則極天下之文何其奇也
然則此特論其家世適相似云耳易書詩皆詩至於唐
人自有正脉亦已有定論聚奎以來崑體盛行而歐梅
革之爰及黄陳始宗老杜而議者署為江西派過江而
後吕居仁陳去非曾吉父皆黄陳出也淳熙中陸務觀
出於曾吉父而與尤延之乃俱似王介甫惟楊萬里蕭

東夫深造江西范至能韓无咎張武子自成一家朱元晦續聖賢之緒詩尤粹密不意學禁息而時好爭七許渾五姚合哆然自謂晚唐彼區區者競雕蟲之虛名昧苞桑之先兆遂以是晚人之國不祥莫大焉詩道不古自此始乃後獨有上饒餘杭三趙守正不變餘皆踵淺襲陋隨俗而靡者也侯之詩得之於氣質之聰明成之以問學之精贍秋之弈也專扁之輪也孰基之射也發無不中尚有淳熙元祐慶歷諸老之遺風乃若邢蹊偏

門淫哀哇思非不盡其力也而終不能臻其極非不愈工愈巧而愈不似白首望洋不漸不頓視侯之得正脈而何如哉侯年甫三十有二名淳字君復其寓居曰衡湖齋曰能靜近世文章衰落此郡獨得文章太守郡學士友又能相與為不朽助吾道之將興也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送張受益入都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此道體也

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朱子申之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愚按二子之言皆大有功於學者程子始言天中言賢末言聖可謂孔門之嫡嗣朱子始言天地中言聖末言賢可謂程門之忠臣朱子訓舍為上聲而不訓

舍字之義程子所謂不已不息不窮朱子所謂無一息之停無一毫之間斷皆所以為不舍之訓繪畫巧矣形容盡矣韻書訓舍為釋如手不釋卷如釋重負之釋常執持之而未嘗放下此其義歟二子訓逝之之義曰運曰流曰生程子精矣曰往者過來者續朱子尤其精也在天則所謂逝者與道為體在人則所謂逝者學道用力而其所以與道為體與夫學道用力者在乎不舍晝夜而已愚謂逝者之往於前來於後源源衮衮無有

止時其來也亦往也既往也又來也天地如此人豈可不如此斯之一字指夫不舍者而專言之也嗚呼微哉學者於學如左足行右足繼右足行左足繼前一波往後一浪來其能用力於逝而亦如斯焉殆庶幾乎此孔子所以勉夫士之希賢賢之希聖也朱子又謂川上章至篇終棣華凡十五章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愚竊嘆令之學者何獨不然以勉為諱序一文欲稍加收斂則嗔跋一詩令更用刮摩則怒小猶如此况其大者川也

而不逝乎逝也而又中輟以舍乎省郎濟南張君謙受
益與予論文和詩數年彼此苦口務相切磋期進是道
考滿問選元台保任至入覲也又挾以俱以君之飄逸
爽邁之才重之以有力者之推挽猶駕安車而行九軌
之途猶巨舟萬斛乘長風而駛東流之江河榮顯不足
言也古之贈別者以規不以頌敬疣贅川上之章以求
教而又以君所聞還贈君地中有山之卦六爻皆吉君
之名若字謹服行之又安得有滿招之患乎此一勉也

愛我者疾疢惡我者藥石君以喜聞過扁書室諛者麾之媚者斥之又焉得有面譽背毀之患乎此二勉也自古在昔先民有恪居今之世慕古之人君又嘗以古名齋不於其器於其道古君子之稱不歸之君而誰歸乎此三勉也雖然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能佩程朱子之遺訓以升孔氏之堂則此三勉者皆其枝葉云耳君行速不得舉酒酹軷神而姑託之空言

送汪復之歸小桃源序

秦皇漢武惑神仙之說竭天下之力求不死之藥藥在我而於外求之以故為方士所愚讀司馬遷史記可知已班固西漢藝文志存神仙十家芝菌之書為服餌兼有導引按摩斷之以為索隱行怪後世如黄庭内景外景大洞真經西昇經步虛經定觀經太清經陶隱居真誥之類不一而晁公武讀書志以度人經為第一殊不知度人經偽蜀王氏時王喬之所撰也古書有七王喬而偽撰度人經者非周之王喬漢之王喬然則神仙其

可信乎近世尊魏伯陽參同契如六經之有周易然隋唐史志並無此書亦出於偽蜀孟氏時彭曉之所註朱文公亦嘗託名鄒訢註之喜其語言近古其答袁機仲謂參同之說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說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度又謂納甲之法見於今所傳京房占法火珠林所謂甲乙丙丁庚辛者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蓋虞翻所為納甲圖見於朱子發漢上易圖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月有晦

朔弦望而參同契取以為進火候退陰符之術文公不以為非似謂世間有所謂神仙者其答蔡季通謂參同之説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弦望晦朔之異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上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下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昃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也此可謂酷好之者矣而感興詩乃云盜竊元命祕繆當生死關於以知真有神仙亦造化之一賊耳而況天地

之間豈自古至今終有不死之人乎魏伯陽本文四篇彭曉分為九十章愚嘗細讀之彭曉本無日月為易之文與唐本不同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以二十九夜月殘三十夜月盡言之此自是一家之說不合於易九還七返八歸六居彭曉夏元鼎所釋有是有非但魏伯陽果如神仙傳所云東漢末會稽人則所為四五言頗簡古而六言偶儷俳優間亦有重疊煩蕪處東漢人文不當爾其曰淮南煉秋石王陽嘉黄芽淺矣哉西漢書劉安誅

死王陽能為黄金死而裸葬顧以淮南八公王陽之徒為真仙不讀書人即可欺也張用成平叔悟真篇即此契之註脚彌復淺近而夏元鼎之悟真講義愈淺愈近魏公之説一掃旁門元鼎之説其下手用工無異乎吐納導引般運之小術平叔台州人熙寧中從陸師問入蜀遇隱者為悟真八十一詩元鼎溫州人寶慶中以小武官歷事山陽應純之五帥偽撰西江月十二首為平叔作其後死於色慾近人尚或識之惟魏公之文有佳

者三十二章苣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寳乃蜀人押韻也六十七章植麥欲獲黍運圓欲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見功七十章廣求名藥與道乖殊七十三章牝雞自卵其雛不全語意皆佳用韻皆蜀音七十四章日潛道而沈彩月施德以舒光與上章男則背陽而向陰女則背陰而向陽乃似近人體製最七十八章自關關睢鳩至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一全章四十二句奇變可喜文之尤佳者騁力馳精多設譬

喻只是一意男女不交媾不可以成丹二女同居志不相得是也東漢文恐不如此似乎出彭曉一手其間有太一乃召移名中洲功成上升膺籙受圖則不古甚矣班固謂天子乃以元日受四國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參同契三年進退候符而可以肉身上升所膺何籙所受何圖彭曉不註其所以然但謂太一乃修丹之主司也中洲乃神洲也世人初得道鏤名金簡於此洲膺受圖籙始上升也噫妄亦甚矣其内丹之法本是所禀父

精母血升之降之煉其氣以奪造化而於仁義道德蔑一毫之修有以凡化仙之術而無以賢希聖之心可乎鍾呂内身能飛章公權集記三村民能出陽神則魂與體為二物而有尸解火解水解又下之下而徐堅初學記有崔玄山瀨鄉記以老子為十三聖師其學仙有三十六法似皆為魏公之所闢而悟真篇八十一詩第一第二首淺陋俚俗畧不見大丹之旨百歲光陰石火爍一生身世水泡浮與尾句無常買得不來無落韻妻財

抛下君非有罪業將行難自欺昨日街頭猶走馬今朝棺裏已眠尸豈不太易其以七言四韻十六首象二八一斤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應六十四卦之數五言四韻一首象太乙之數似無義理惟納甲之說未知魏伯陽用虞翻之圖抑虞翻返用魏伯陽之圖予嘗於是作詩曰朝有讀書客過我攜酒壺問我參同契汝亦嘗讀諸虞翻納甲法即是先天圖伯陽竊其祕靜夜觀蟾蜍初八二十三艮兌丙丁殊上弦進火候下弦退陰符望盈

仰乾蓋晦滅俯坤輿震巽庚辛對坎離戊巳俱朔旦之日中交媾水火爐彭曉彼何人嘵嘵爭魯魚可惜非易學欲飛血肉軀借易弄丹術鄒訢曷不誅是詩也必得罪於當令之修内丹者吾州小桃源汪君復字復之深嗜此學師江西段無心得其傳命之號曰月源無盡子見示一大序二巨帙先天一氣金丹直指藥物斤兩火候卦氣三圖愚老矣年七十有一王半山所謂不服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伏羲之易如陳希夷邵康節所傳者

愚願學之魏公得先天圖之方位其一說也愚不敢學而書所以然送復之之歸幸未死尚及見月源無盡子者化鶴於緱氏山頭未可知也

送柯山山長黄正之序

柯山書院山長武林黄子正之辭將行愚愕然驚問始以雲臺祠官領袖此山諸生者非歟吁愚讀其葵園集久矣生於嘉定乙亥年三十當淳祐甲辰為南宫第一人者乎是為晦靜先生湯公之高弟乎授沅州教授告

未下而上書擊史嵩之者乎右曹郎吳子良用陳傳良例泰州教授未上除太學録以薦之者乎擢第之明年乙巳七月未赴教授而召試除正字者乎丙午冬遷校書郎而後去國者乎丁未之秋特旨改官者乎用朱文公之說擢第之六年己酉背文公之學而併詆周元公者乎壬子年三十八矣吳潛謝方叔相元日除著作郎都人有再來不直一文錢之謡者乎夏四月面對秋七月再對言事私有左右而遭特筆以斥者乎畏威省愆

可也臨川之行不當往而往至郡不一月而罷者乎惡
戇若晦可也攻蔡抗可乎善吳潛可也舉殺人之陳韡
可相任迷國之賈似道可入無乃不知人乎辛酉臨汀
之除似道相兩年矣何以不位之朝乎豈嘗屢受似道
闒餽而為其所忽乎逕者至而遽卒天為之乎子三人
伯達仲忽叔夏長實名心亨祝也嘗為吾州戶掾贖𧸖
三人皆卒無孫天為之乎嘗賜官田三百畝令籍入有
司無有為立後者天為之乎善降祥惡降殃是必有得

罪於天者矣嘗試論之周元公所謂無極與老子所謂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者不同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二字偶同而旨意異老子所謂無極配嬰兒與樸而言欲自有而返於無周元公指理之無形者而言王弼引以注易之復謂天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周元公之說不如此朱文公所謂無方所無形狀又謂無形而有理張宣公所謂莫之為而為老子何嘗識此周元公始曰無極

而太極次曰太極本無極又次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當合此三言而觀之無瑕無病真屬理精屬氣無極之真無形之理也無形之理行乎二氣五行之中而真精妙合然後為人即太極無形之理生而為有形之儀象卦以至於萬物也彼老子烏足以知之老子截有無為二而此貫有無為一也庚戌之講自首至尾無一句近道公肆詆毀以周元公為希夷氏之人以朱文公為傳註氏之學以莊列尹亢之誕誣濂溪以王鄭

賈馬之陋誣晦庵豈非病風喪心之言至其自爲繆論則謂一畫所以紀太極亂道莫甚焉一畫者兩儀之一陽也謂太極在一陽之中則可以爲太極則不可又謂太極之體爲乾太極之工爲復體字工字畧無義理爲蛇畫足愈畔愈支合乾復兩全卦觀之復之一畫與乾之一畫異乾自一畫而至六畫其象爲天而一畫非太極也復之一畫剥之盡而坤之下生一陽可以見天地生生之心此一畫亦非太極也卦之初九三十有二獨

乾復初畫為太極謬矣太極者未畫之前先具此理邵子所謂畫前之易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是也葢斯人也始以涉獵朱文公書為時文後乃脅於湯漢而改從陸學湯漢未第為象山長乃後江西諸人以江西人之為臺諫侍從而至執政者推為山主以尊其學包恢自謂象山之徒而贊行公田流禍至今其徒以勢要脅四方學者從陸學而漢亦由此私擢省闈嘗著書以闢朱文公之書趙忠清公獎予斯人太過近世人物猾者

多狂者少斯人狂者也故敢為而無疑敢言而無忌憚
鄒道鄉諫元符后南遷涕泣田承君謂大丈夫所為不
止此攻史一疏終其身取名享利已非中道又況因都
堂背誦程文而有所激不足為高嘗謂朱文公平生所
為率多於古人而動累於後來何累之有孟程張後嘆
空川詩突兀險怪二程子師周元公豈可刻滅其師而
遠引孟子又為詩侮鄒訢而憶陸九淵敢謂斯人學問
未仰見周朱二先生脚板也其學徒惟徐直方一人徐

琦曾子良皆不學狂生斯人既不能窮理盡性以希前哲又不能著書立言以貽後人死無年祀無後天之所以殃之亦可見矣正之晚出恐未知前輩源流本末詳以語子直書不文持至書堂拜其祠膝可屈心不可屈也此文亦不必數數示人顧子不可不知耳如有問者則曰紫陽山下老書生小畈年一紀今年七十有一

送柯德陽如新城序戊戌以後

杭故多四方士而予久寓於是祖道贈言常有之曰如

某縣為教諭也曰如某書院為山長也曰如某州某府某路為學録為學正為教授也今送柯君德陽獨不然德陽之行新城何氏以家塾聘之也天下郡國設學乃公家之師家塾乃私家之師師一也而所以為師不同公家之師有司所選勢奪賄子未必皆實學之士故公家之師或出私意私家之師豈有父兄不愛其子弟而不選實學之士為之師者故私家之師必合公論況公家之師志在仕進私家之師志在藏修德陽以藏修為

務而不以仕進爲心過人遠矣抑士之所學果何事耶八聖四賢曁濂洛關西學之祖也張宣公呂成公早世而書傳朱文公獨後死而書大備學之宗也黄直卿通釋陳安卿字義之外各有文集羽翼文公真希元之讀書記義理之本根魏華父之九經要義典故之淵藪又各有集百卷皆學者所由入之門也陸子静直截之見雖捷而未盡道葉正則偏駁之文雖巧而不知道至於嘉定以來四靈劉潛夫之詩僅如姚合許渾則尤非求

道之所尚世雖無之可也雖然又當知立已不可無規矩擇友不可無權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五言也不可忽也立已之規矩也狂也蕩矜也忿戾愚也詐稱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勇而無禮果敢而窒徼以為知不孫以為勇訐以為直此十者而人或有一也不可近也擇友之權衡也予老矣年七十有二而德陽年甫三十有八故敢以論語之三章傾臆盡言而予也亦不敢不細玩晦翁之三集註

以自勉也

送家自昭晉孫自庵慈湖山長序　性存子

眉山子家子名晉孫字自昭讀書之室曰自庵年甫三十授四明慈湖書院山長將行求言為規愚請先言子名字庵之義而後及慈湖楊氏之學易大象言自者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今夫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然天之行也常超日一度日

之進也常不及天一度天本無晝夜人間晝夜地實為之人居地上日居地下故有夜夜短則不過亥子丑三時昏暗而日復出矣地不能終蔽日之明猶物慾不能終蔽人心之明也故孔子以天健日明象君子之學與天同健而自強其惟聖人乎與日並明而自昭賢者亦可及也子家子有取於晉之自而未敢任夫乾之自其謙乎凡言自者由於巳而不由於人鶴山魏文靖公為姑蘇高德文記朱文公所名強齋發此二自之義至矣

而文靖公又嘗號自庵乃書之自靖自獻與子家子之自微不同要其實則同也人之身善惡無不自己為之自悔自艾自暴自棄反掌間耳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也若乃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偶與象山陸文安公之學合慈湖為富陽簿攝縣象山以舉子上南宮過之值其視事適有扇訟既訟退焚香相對默坐象山問曰敬仲此道平時如何下手慈湖對曰敢問足下如何是良心象山即離席大呼曰主簿適來廳上剖決是非者便

是慈湖長象山二歲言下大悟拜象山為師愚謂此乃孟子所謂見牛過堂下見孺子將入井已發之心也孔門之學此心未發有存養此心既發有省察具見子思中庸首章孟子多言已發之心然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存其心養其性皆未發以前事陸楊二老所學有下一截無上一截象山之失朱文公文集語録及年譜李公方子辨之詳矣慈湖之失嘗與傅道夫書謂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弟皆覺傅正夫以

此書求魏文靖公跋文靖公憮然大不滿正夫又錄慈
湖訓語求西山真文忠公跋文忠公謂慈湖泯心思廢
持守談空妙畧事為而慈湖又嘗謂子思忠恕違道不
遠此語害道何由一貫又嘗謂程氏倡窮理之說格物
不可以窮理言又嘗謂濂溪通書於天道至一之中忽
起通復之說穿鑿為甚愚則謂周子論通復貫之以誠
程子論體用貫之以敬魏文靖公真文忠公呂成公張
宣公朱文公皆從之顯微無間本末具舉吾道之正宗

也陸楊所見乃佛家作用是性之説謂作用乃心之屬乎情者以心為性體認未真四明志謂慈湖師象山自為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此兩自字乃慈湖以自為是以自為高不顧訕笑云者王尚書應麟伯厚嘗語予曰朱文公之學行於天下而不行於四明陸象山之學行於四明而不行於天下此言亦復有味蓋四明四先生沈端憲公早師事陸文達公宜倅舒公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而融會於東萊不專一家為

前輩袁正獻公後出始專尚象山而慈湖又嘗為史彌遠師故一時崇長昌熾其說大行袁廣微為江東憲創信州象山書院而吾州未有紫陽書院後江西人凡為執政者必請為象山山主以張其勢雖誤國殘民如包恢亦與焉自湯漢伯紀徐霖景說死而象山之學無聞慈湖之學亦無傳子家子乃愚友性存先生冢子故於其行傾臆盡言之彼亦一自也我亦一自也孰非孰是其然其否不妨如老僧住寺呵佛駡祖一巡云

進齋序

進可止乎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及之止如何其可也進可退乎適千里者及門而返則終身不復至退如何其可也今夫耒耜寸耕乃黍乃稷連膏腴之萬頃猶勤勤於播植機杼縷織乃縑乃帛被文繡乎四方猶孜孜於紡績薑桂等侯橘竹比封灑削鼎食馬醫擊鐘卓氏之蜀百僮者八朱公之陶千金者三其取贏也涎口流而鷹擊隼搏其逐便也食指動而虎噬狼貪此可以

言進乎曰非也此農工商賈之競於進者也齊管三歸
靡畏自宮之豎魯季八佾猶煩聚斂之求差肉食而色
墨羽帳飲而泣謳鋭速罔戒辱殆不羞物物盈撲湍之
藏事事合浮屠之穎載薏苡而昧嫌擊珊瑚而肆逞佩
六國印多車裂之蘇秦號萬石君少厠牏之石慶金釵
十二珠履三千傾國白晳守宮紅鮮飲南陽之菊水跨
揚州之鶴纏身飛閬苑名掛凌煙此可以言進乎曰非
也此富貴功名之迷於進者也奇法正葩鑽易雕詩麟

經三傳與析微窺儀禮周禮康成乖異一貫忠恕七篇仁義今之後進豈不知此借以發身實匪爲巳涉緒獵餘摭子摘史類書充架小説淄皮家家自以爲宰文社人人自以爲專詩壇湘素華飾刀筆精刋馬班賈董漢文視初詩爲多陳宗李杜唐詩較諸文尤盛有能識其門逕者矣自成一家或是或非不拘一體或從或違冶鑄精瑰與前修而間合鋪張麗藻亦時論之攸歸此可以言進乎曰近之矣而未也此近古文士詩人之進而

於道則未進也道統之傳自伏羲始以敬相傳則自堯始而敬之字曰欽舜繼之又發為精一之論夏商周前三代也漢唐宋後三代也堯至孔八聖也顏曾思孟至濂明伊渠邵朱張呂十二賢也自周子言誠而道統始續自程門言敬而道統始明經世以理言數西銘以分言仁朱以率性無反說言道張以無所為言義呂以思無邪言詩而道統愈盛永子思之學在四勿三省之後知言養氣之先以慎為主慎者敬之至誠之初也未發

之心慎以存之既發之心慎而察之察而中節慎以行之其不中節慎以攻之心之未發人已俱不睹聞故有存養之敬心之既發人未睹聞而已獨睹聞故當有省察之敬靜寂動感位育攸關朱子所以釋中庸之首章也然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辨曰敬曰欽曰精曰一曰慎無一時而不用其力至於誠則無所容其力矣此千古聖賢相傳之道也傳其道者傳其心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言進學農工商賈之進爭利也富貴功名之進

爭勢也文士詩人之進爭名也惟進學者無所爭高君鸞舉以進名齋鐙石鏘金作者百數俾老夫題其端

應子翺經傳蒙求序

王伯厚尚書學極天下之博長子四歲予昔嘗敬事之戴帥初博士文極天下之粹少予十七歲今予畏友也此四明二先生俱以其里中應君子翺翔孫所著經傳蒙求為然予無復容喙矣竊嘗謂道一而已而物有萬古聖賢之學不專在言語文字而亦不離言語文字日

月星辰與天為體運而不已山川草木與地為體生而不窮言語文字與聖賢為體傳而不朽體物也所以用之者道也道不離物易究咎休書紀治亂詩美刺春秋褒貶三禮辨上下論專言仁孟兼言義皆以言語文字與道為體其妙用所在一而已一者何道是也然則何道也天地之心耳此之謂道而以其道用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物故曰道不離物聖賢之心欲使千萬世之人為善不為惡以復其有善無惡之性則不容不著

之書此言語文字所以為斯道有形之體而無形之道所以用乎有形之體而寓於言語文字之中也顧可忽諸子翺所謂蒙求自易至論孟皆括為韻語以訓後進傍及諸子百家而揚雄方州部家之書亦與焉予曩亦嘗摘其奇語難字以供刀筆艱深之中韜平易亦不過一陰一陽一晝一夜一寒一暑消息往來幽明死生之故易之註疏也獨所用六日七分歷法一歲則易之一端耳康節經世書出於此或誚予好太玄又出雲覆䫉

下回曰不然凡言語文字之不畔於理者皆與道為體
片雲起於天而澤四海粒粟根於地而飽萬民一畫肇
於聖人而開百聖天地聖人之道皆託於物近世有欲
絶滅言語文字以為學者敢痛詆朱文公著述謂率多
於古人動累於後來黨陸也其人臨汀使君不滿五十
而死天棄之矣讀子翺之書者亦曰與道為體能於有
形中求無形則將於無味中得有味矣子翺早中童子
科伯父衘嘗參大政云

送王俊甫柳州教序

懼其道里之遠而難於至又預嫌其風氣之偏而難於居使士大夫人人有是心則仕宦者必官於輦轂之下而其足迹不出於都國郊圻之外然後可古要荒之地亦必有封建之侯邦置長立屬以治其民禹貢言東漸于海則今之卉服之諸島也西被于流沙則今之葱嶺交河之絶域也朔南曁聲教則周之朔方越裳漢之幕北巴蜀閩粵唐之北庭雲南大理是也焉有除之為吏

有所懼且嫌而不屑於往者哉昔曾南豐先生送李材叔知州謂由京師而之柳水陸之道皆安行則雖遠而不險謂風氣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則意其地偏有瘴而陋之者亦惑矣南豐又謂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然則使回也年未耄亦欣然求一職任以往弔斑林而餌沈家和昌黎之舊吟占雞骨而縫鵝毛續河東之遺詠亦一

快也而敢有懼且嫌之心乎回姻家王君俊卿長吾州紫陽書堂載調柳教問舟南征颶洶鯨衝蛇踐蠱茹一皆不問回是以壯之昔我先君為廣西經畧司幹官買馬邕管無罪謫居臨封回生於廣東四歲而歸孤苦間關今年亦七十有三天於斯文若或相之又豈有道里遠風氣偏之患哉俊甫書灊北還年始五十鵬摶鯤化未可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桐江續集卷三十一